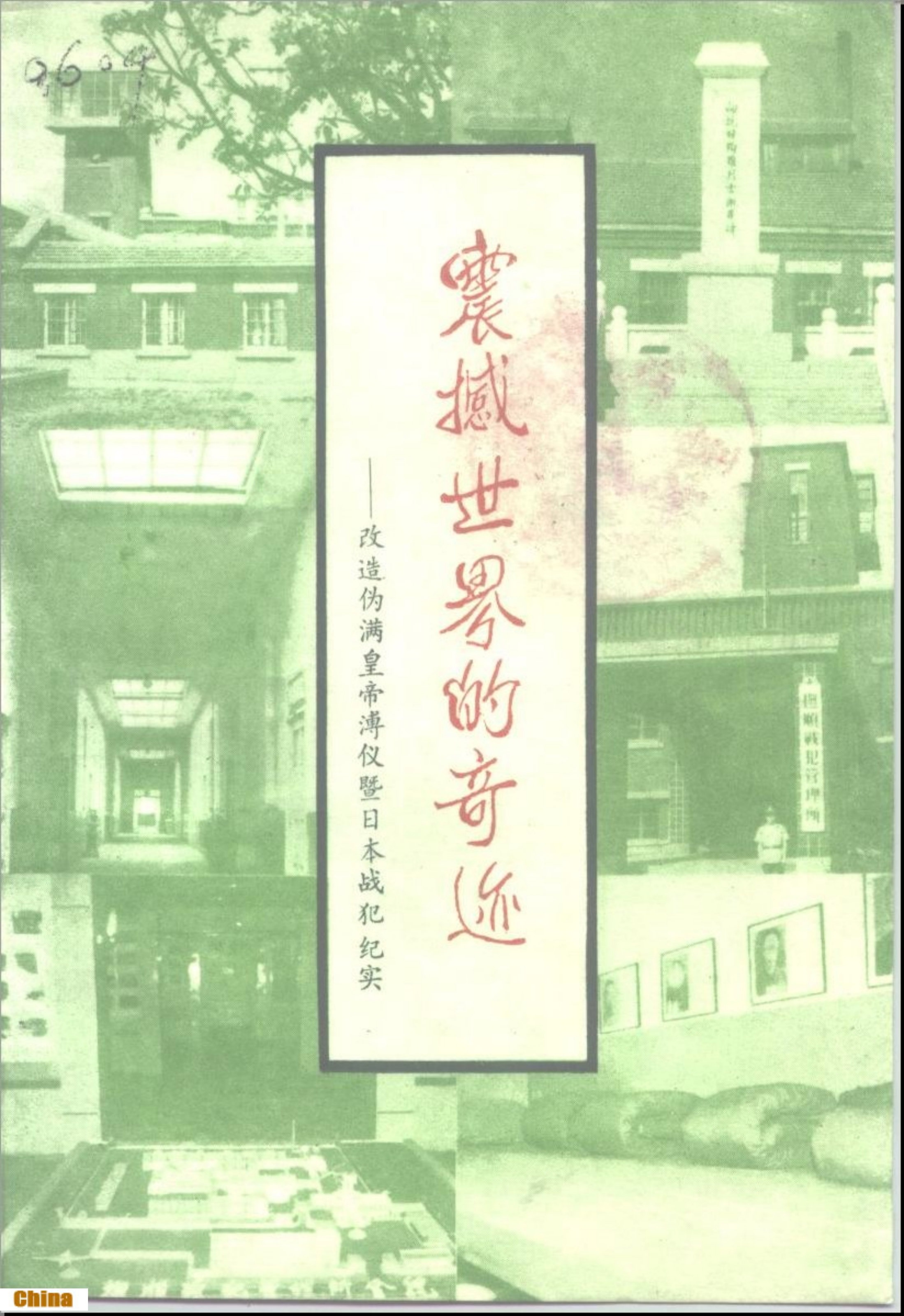


9604

# 震撼世界的奇迹

——改造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纪实



# 震撼世界的奇迹

溥杰 

——改造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纪实

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丽卿

## 震撼世界的奇迹

——改造伪满皇帝溥仪暨日本战犯纪实

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劲松装订厂装订

\*

1990年6月第一版·1990年6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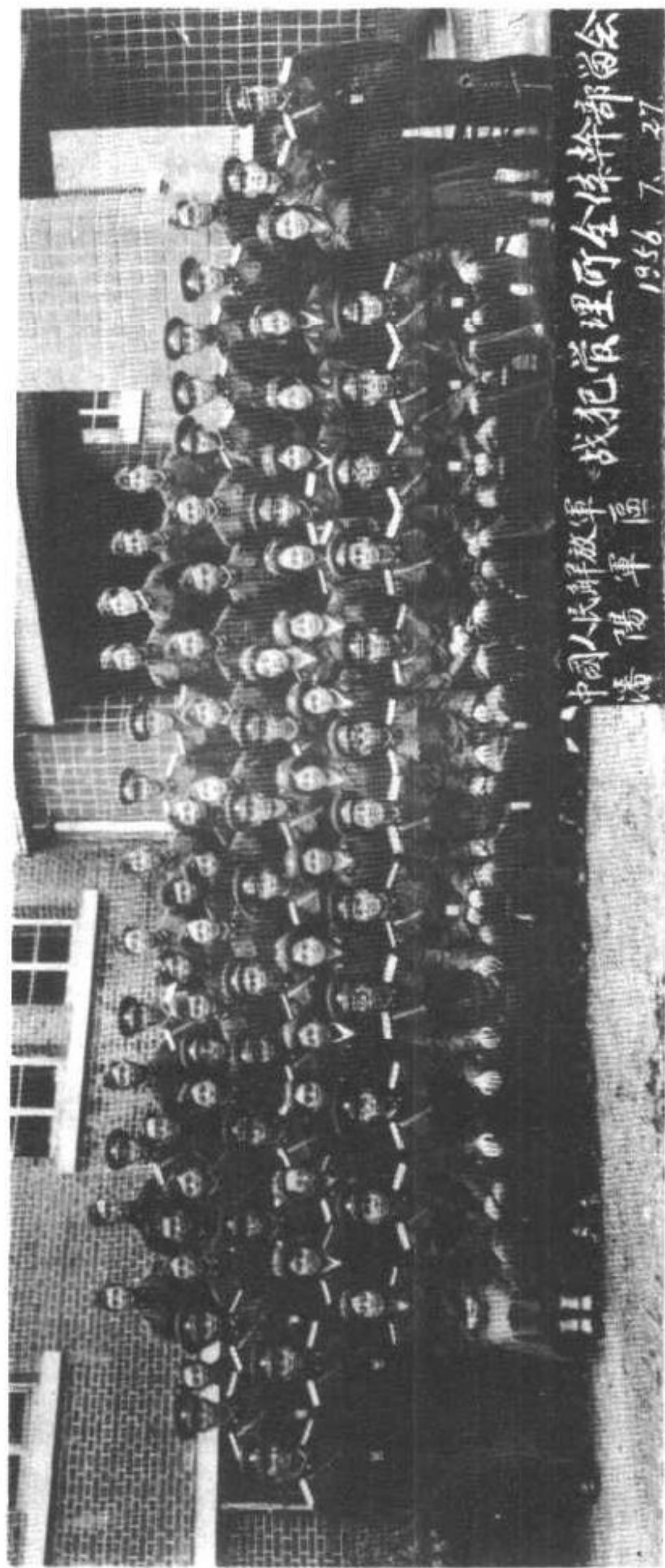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625 插页：6 字数243千字

印数：1—6000册

ISBN7—5034—0170—2/K·125

登记证号：(京)107号

定价：5.50元



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战犯管理所全体干部于1956年7月27日合影。(李伯涛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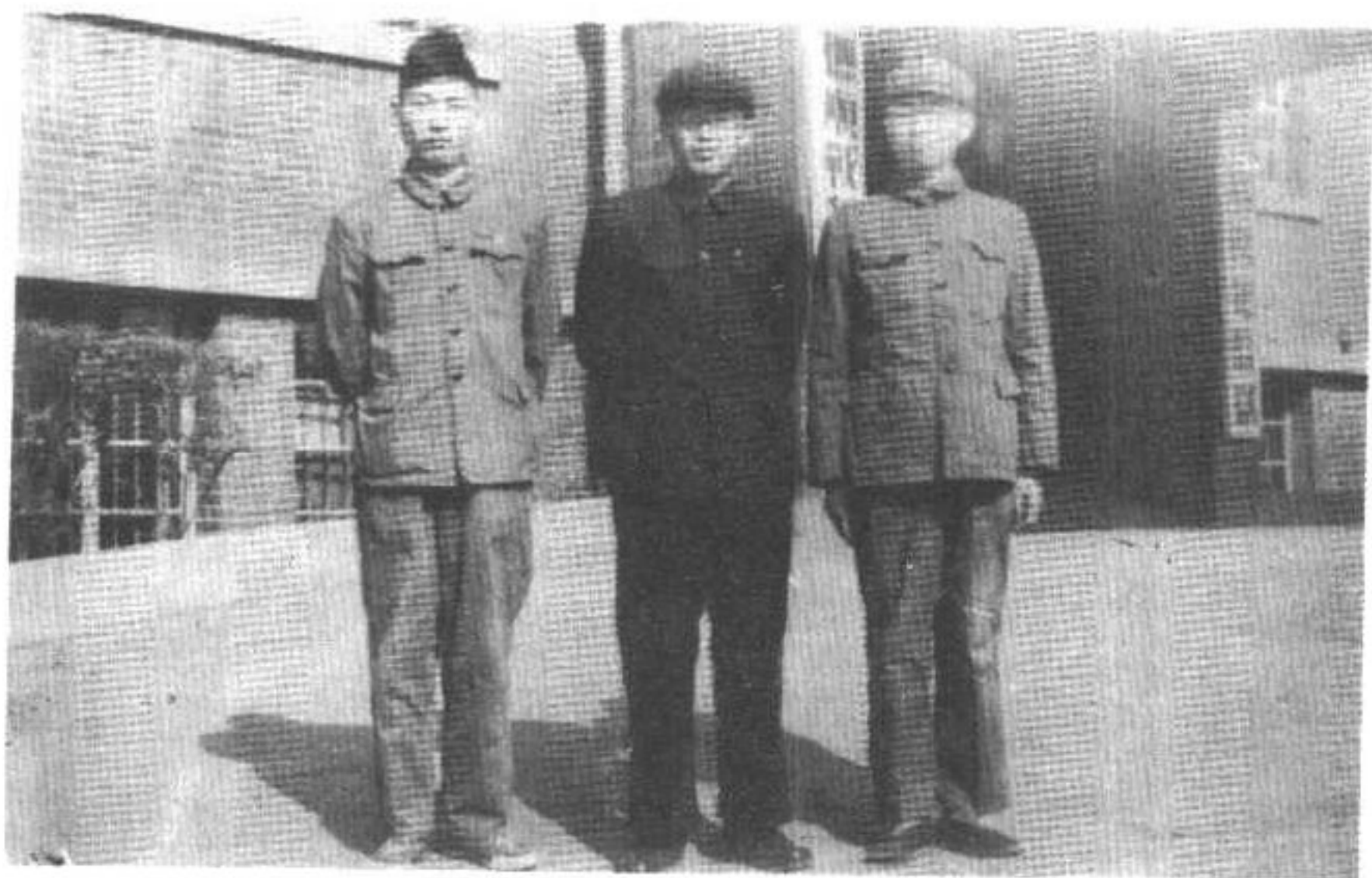
司法部长史良（前左四）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检查工作。左二为曲初。



1955年7月，金源与高检东北工作团副团长井助国（中）、副团长冯永昌（右）合影。

孙明斋（前者）、金源于1956年4月率领战犯参观抚顺露天矿时留影。





1965年5月在战犯管理所门前合影。左为谢期鸣，右为吕凤柱，中为金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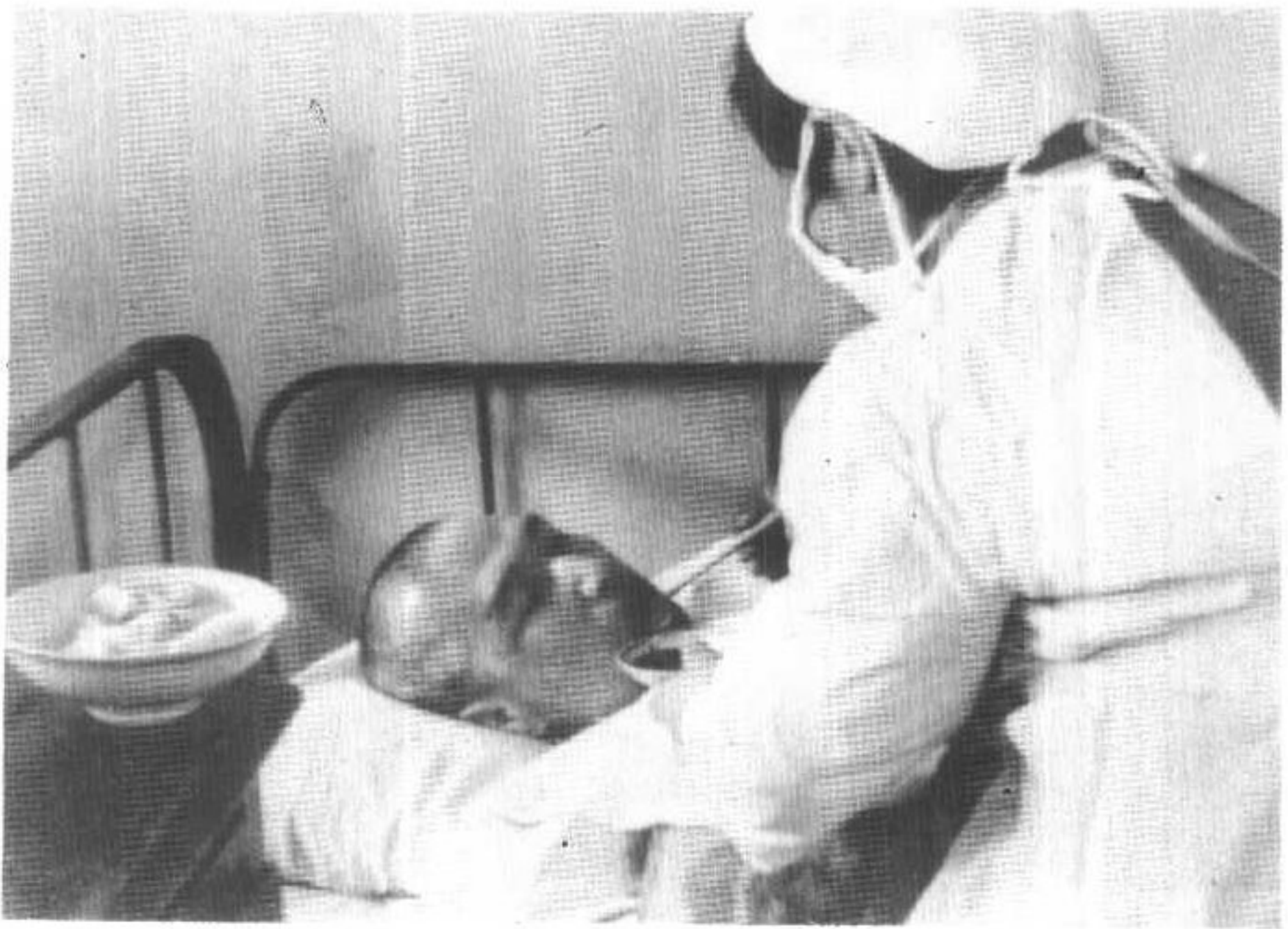
管教员李福生与981号战犯溥仪谈话。（李福生提供）



溥仪在温室劳动。



溥仪接到特赦令时激动得泪流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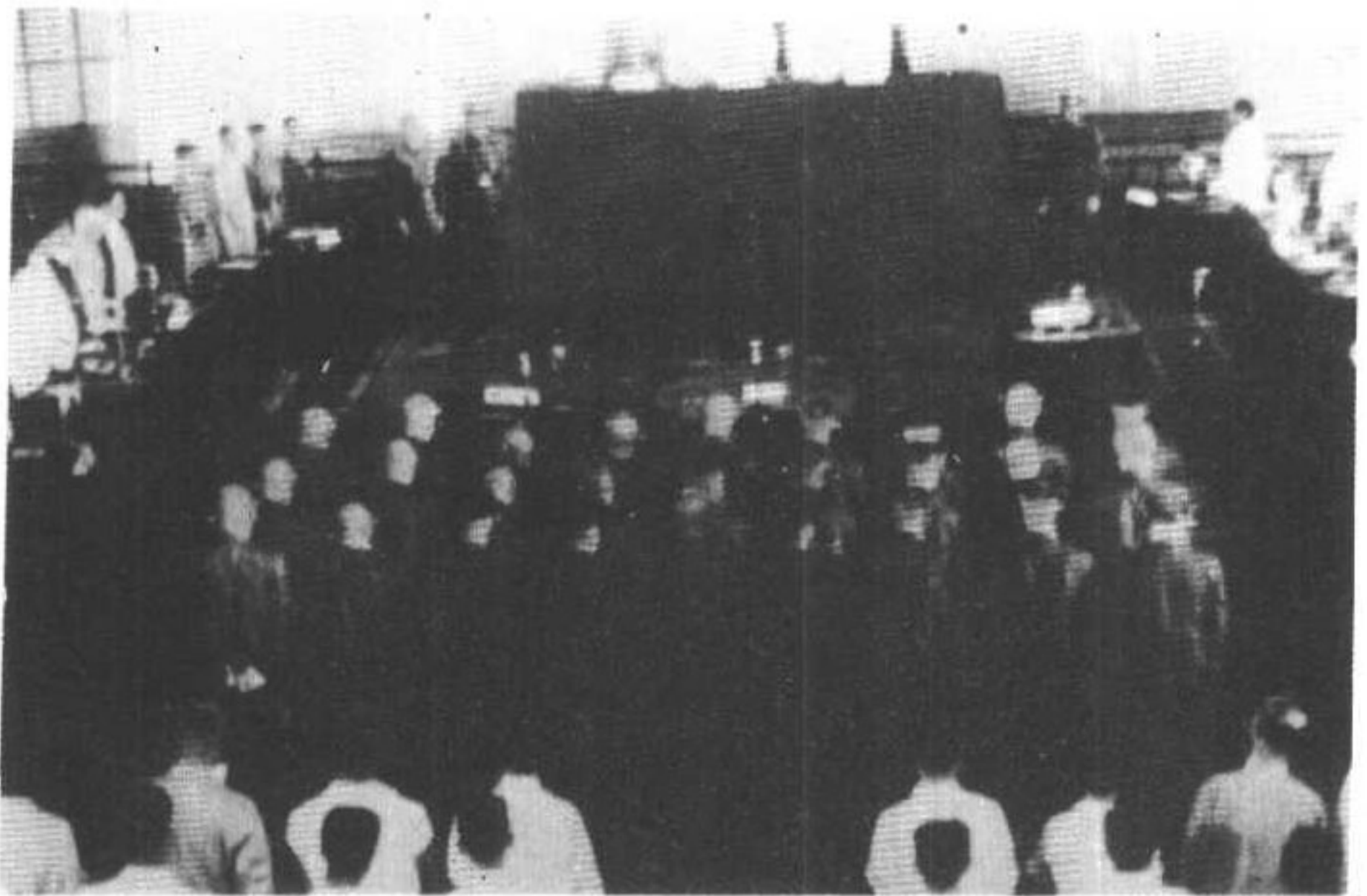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长期病卧，不能起床，得到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



1954年战犯运动会上的入场仪式。



每逢节日，日本战犯按照民族习惯自己动手做打糕。



日本战犯在特别军事法庭上受审。



给战犯发放生活用品



战犯课余的娱乐活动——下围棋。

(作者照片按目录顺序排列)



金源摄于1982年。



曲初摄于1965年



张梦实



张实摄于1989年



董玉峰摄于1986年



李福生摄于1959年



姜禹成摄于1957年



孙明斋



崔仁杰摄于1984年



吴浩然摄于 1989 年



温久达摄于 1956 年



赵毓英摄于 1952 年



黄国城摄于 1981 年



高震摄于 1952 年



金兴诗摄于 1981 年



杨玉德摄于 1974 年



孙世强摄于 50 年代



富永正三



绘鸠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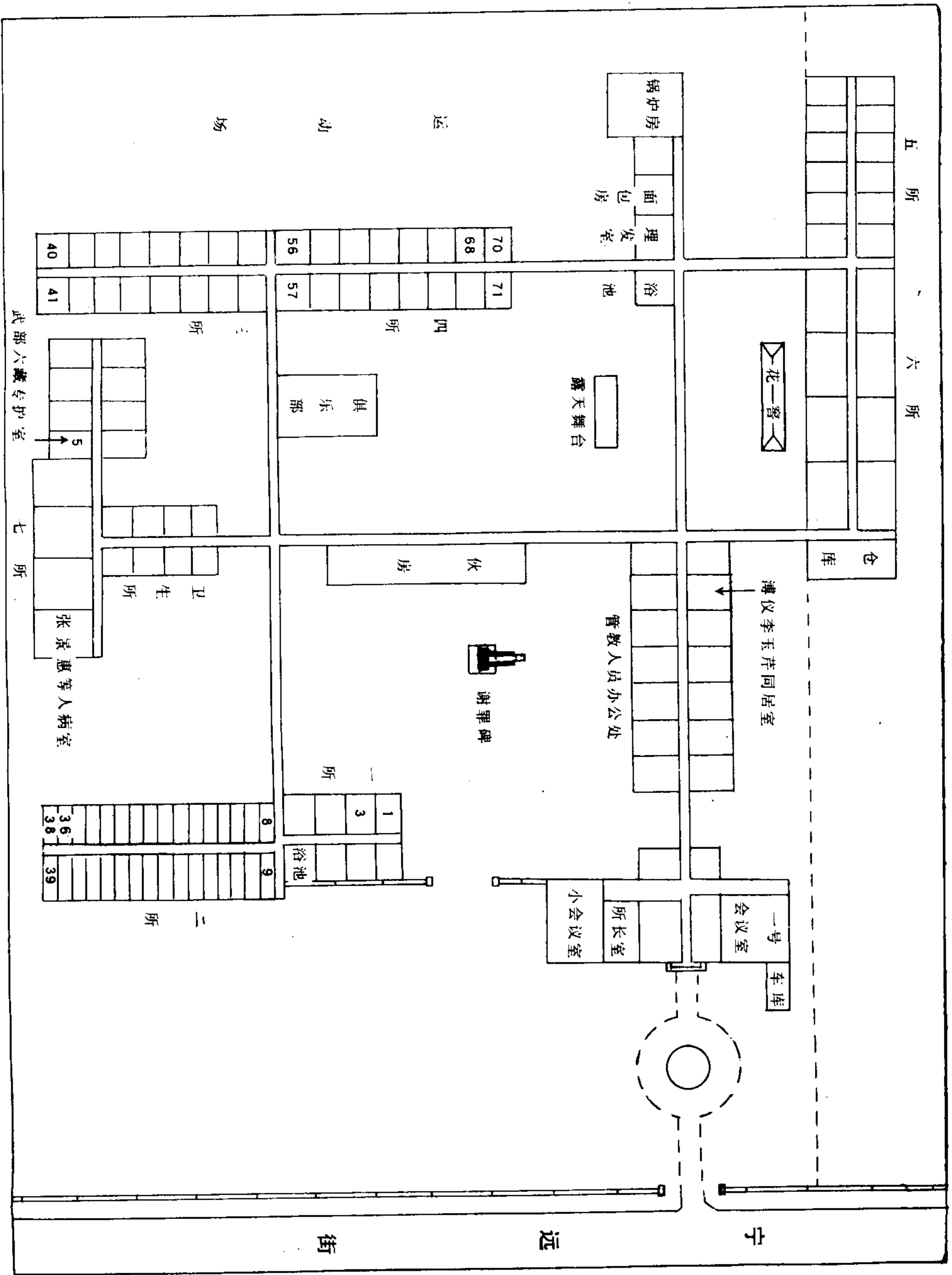


三尾豊



1984年10月，“中归联”成员热烈欢迎抚顺战犯管理所前工作人员代表团。

抚顺战犯管理所平面位置图



## 抚顺战犯管理所平面位置图说明

1950年7月至1956年9月关押战犯情况：

一所：关押伪满战犯。一、三号房间先后为溥仪等人监室。

二所：伪满战犯到来前，曾临时关押过日本战犯。

1954年3月，侦讯工作开始后，日本将、校级战犯被安置于此，进行隔离审查。

三所：关押日本校级以下战犯。

四所：关押日本校级以下战犯。

五所：关押日本校级战犯。

六所：关押日本将级战犯。

七所：日本、伪满战犯病室。五号为武部六藏专护室。

一号为伪满战犯病室，张景惠大部份时间住在此室。

溥仪有病期间同照顾他的溥杰也住在此室。

1956年9月，日本战犯被宣判、处理之后的居住分布情况：

一所：关押国民党战犯。

二所：

三所：关押国民党战犯。

四所：56号至65号监室关押国民党战犯。66号房间为管教人员同伪满战犯的谈话室。67号至71号房间为伪满战犯的监室，其中，68号为溥仪等人的监室，70号为厕所。

五所、六所：划归抚顺监狱。图中虚线为间隔墙。

七所：改为“抚顺战犯监狱”，关押被判刑的45名日本战犯（包括太原战犯管理所移交的9名日本战犯。）

此后，凡是病犯，均到抚顺市第三医院“战犯病房”医治，或保外就医。

（据吴浩然、李福生、孙世强、姜禹诚、杨玉德等人的回忆整理，王景臣绘图）

## 编者的话

1950年7、8月间，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国政府的1000多名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其中，被我羁押的日本战犯，虽然不能称为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责任者，但他们在侵华战争期间，都曾违背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对我国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尤其是那些高级将领。

毋庸讳言，自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的甲午战争，到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彻底胜利的半个世纪中，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国人民欠下的血债，可谓罄竹难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我国东北地区，给我东北同胞带来了极为深重的苦难。从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止，仅在这八年期间，我国人民所遭受的生命损失便在2100万人以上，财产损失价值超过600亿美元。不难理解，中国政府于建国初期，对关押着的这批罪孽深重的日本战犯将怎样惩处，曾经牵动着千万日本国民的心。中国人会不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此，不只是日本国民在思虑着，全世界的舆论界也都在关注着。

1956年4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中共中央的方针，最高人民检察院于同年6、7、8月，先后分三批对在押的1017名职务较低、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立即释放，由中国红十字会移交日本红十字会乘船回国。与此同时，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

EA6167

庭对罪行较重的前日本陆军中将铃木启久、藤田茂、佐佐真之助及伪满国务院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等45名日本战犯，分四案在沈阳、太原进行了公开审判，分别判处8—20年有期徒刑。这些人除佐佐真之助在服刑期间病亡之外，其余44人到1964年3月6日止，也都刑满释放或提前释放，回归日本国。

这些突如其来的重大消息，当时震惊了全日本，也震撼着全世界。一时间，各国新闻媒介都及时作了报道。有些新闻报道还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自1946年5月3日始至1948年11月12日止，历时两年半所进行的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审判相对比，为什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竟没有一人服输认罪的，而中国审判的这批日本战犯却都乞求法庭为自己加刑或处以极刑？

1959年特赦伪满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重大新闻，更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兴趣。有些国家报刊称：“从皇帝到公民，溥仪是世界上第一个。”尤其令人感动的是，被释放的前日本战犯回国后组成“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几十年如一日地称颂中国政府改造战犯的巨大成果，不停地为日中友好而呼吁和奔波。直到最近，抚顺战犯管理所原工作人员应邀访问日本时，有些日本记者还向他们探索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管制者与被管制者、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历来都是仇敌，为什么在中国竟变成了朋友？

我们所以编辑这本史料专辑，目的就是为了如实地记录前伪满皇帝溥仪及前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被收押、改造和释放的历史经过，凭借翔实的史料和感人的事例来回答上述国内外人士颇感兴趣的问题，力求帮助人们解开对这段特殊历史过程的不解之谜。

本书作者全是前东北公安部和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离退休干部或原工作人员。他们既是这段历史的直接参与者，又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在这里，他们以参与改造伪满皇帝及日本战犯的身份，第一次披露了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由于历史匆匆，年代稍久，加之作者大都年事已高，手头又无原始档案资料，故文